

真情 拾贝

会讲故事的母亲

■ 徐润福

“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,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,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,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……”每当听到《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》这首熟悉的歌曲,我就自然想起儿时母亲给我们讲故事的情景。

我的母亲从小家贫,只念过扫盲夜校,虽然没多少文化,却擅长讲故事。在我的印象中,母亲讲起故事来绘声绘色,就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。在那个缺少书报、文化生活单调的年代,母亲的故事就是我的精神食粮。尽管岁月流过了半个世纪,孩提时母亲给我们兄妹讲故事的情景仍时常萦绕在我的脑海中。饶有兴趣地聆听母亲讲故事,在我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。

那时,农村生活条件很差,别说电视、电脑、手机了,在我12岁以前,村里还没有通电,一到晚上家家户户只能靠昏黄的煤油灯照明。我们家有一盏罩子灯,比细灯芯的小油灯亮堂许多,母亲点亮它纺纱织布或是做针线活。吃过晚饭,母亲还要忙着做家务活。等母亲坐下来,我们兄妹几个总喜欢围坐在母亲身边,听她讲故事。于是,母亲不顾一天的劳累,一边做鞋子或是缝补衣服,一边给我们讲各种各样的故事,带领我们走进未知的世界,感悟真善美,憧憬希望与

未来。每到这时,我们就觉得很满足,也很开心。

母亲的故事内容丰富,有古代神话,有民间传说,有趣闻轶事,还有当代故事……当然,讲得最多的是民间故事。我印象最深的是蕴含生活哲理与做人道理的故事。有时一坐下来,我们就缠着母亲讲故事。母亲没办法,总会习惯性地问:“讲什么呢?”母亲想了一会儿,张口就来:“从前啊,有户人家……”我们就趴在桌上聚精会神地听,生怕错过了好听的细节。有时,母亲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,我们就不停地催她:“后来呢?”有时母亲没讲几句,我们就嚷嚷:“讲过了,讲过了!”其实,就算是母亲讲过几遍的故事,我们也爱听。长大后,我问过母亲才知道,她的故事大多是听外公和外婆讲的,也有她临时编造的。我们当时年纪幼小,不懂得体谅母亲的辛劳。母亲白天在生产队劳动,晚上还要操持家务,每天很晚才睡。有好多次,我一觉醒来,发现母亲还在灯下忙碌。

那时,我们家种了许多棉花,母亲每晚要纺纱织布。冬夜寒冷漫长,母亲借着微弱的灯光,一边熟练地纺着棉花,一边不厌其烦地讲着故事。纺车吱吱呀呀地响着,我们沉浸在母亲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中。有时,母亲讲到精彩处故意停下来,让我们猜

想故事的发展和结局;有时,母亲让我们讲故事给她听,我们就随意讲些听来的笑话和趣事,让母亲在机械的劳动中减轻疲惫;有时,母亲讲了好几个故事,我们还不知满足地要她讲下去……母亲怕我们受凉,叫我们早点睡觉。可我们好像一点也不怕冷,仍旧坚持让母亲继续讲,母亲只好依着我们,找来旧棉袄,盖在我们的身上。

现在想想,母亲当初给我们讲的故事大多忘了,但是这些故事隐含的道理却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。从母亲的故事中,我懂得了做事要专心,要刻苦,要坚持,不要马虎拖拉,不要怕吃苦,不要浅尝辄止;做人要友善,要讲诚信,要乐于助人,不要贪婪,不要欺骗,不要斤斤计较;一家人要团结和睦,相互关心,家和万事兴……

长大后我才明白,母亲本身就是一个故事,一个古老而又新鲜的故事,一个永远铭刻在心的故事!

母亲是个普通的农民,种了一辈子的地,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言传身教,给子女讲了一辈子的故事。母亲是讲故事的人,更是故事中人,成为我们学习、仿效的楷模。在孩子们眼中,母亲是了不起的能人,不管什么农活样样在行;在亲戚眼中,母亲是值得尊敬的好大姐、好大嫂;在左邻

右舍眼中,母亲是站得直、行得正、受人信赖的长者。

如今,母亲已经是年近八旬的老人了,但依旧延续她几十年来自食其力、勤劳实干的“故事”。每天清晨,天才麻麻亮,母亲就起床开始忙碌。除了操持家务,忙乎一日三餐,母亲把更多的时间用来打理家前屋后的菜地。母亲开辟了六七块小菜地,一年四季辛勤劳作,为我们源源不断地提供着放心新鲜的时令蔬菜。因此,我很少去菜市场买菜。菜地丰收时,母亲还把蔬菜送给我的几个妹妹,或是让我们带给同事、朋友,让大家一起分享她的劳动果实。

“妈妈的故事是天上的星星/我好奇地眨着小眼睛/妈妈的故事是春天的阳光/让我在寒冷的夜晚里感到温暖/妈妈的故事是山涧的小溪/滋润着童心长出许多幻想/妈妈的故事是动听的歌谣/我听着听着就陶醉在甜蜜的梦乡……”每每读到这些我以前写给母亲的诗句,心中总是倍感温暖。在我看来,母亲的故事就像一本无字书,教我们向上向善。

母亲的故事一辈子也讲不完。她用责任与担当、诚信与友善、勤劳与实干演绎了一个个精彩的故事,影响并启迪自己的儿女,学习做事,学会做人。

生活 浪花

因疫情影响,牛年新年,我们决定“就地过年”,毕竟家人的平安健康才是最重要的。一天,我正宅在家里“网上游”,一组带着历史印记的年画突然跳入眼帘,记忆倏忽之间就被拉回童年。儿时的大年初一,我最喜欢与小伙伴走东家跑西家,去看各家墙上贴的那些五彩缤纷的年画。那些迎福纳祥、传递着喜庆与欢欣的各色画儿,总让我驻足细观,回味无穷。

最惬意舒心的就是新年午后,大家欢聚一堂围坐在炕上,阳光透过贴着窗花的木格窗子,映得大红花的被面金光一片,炫目而充满暖意。长辈们围坐一圈,兴致盎然地玩着“揪花花”(家乡的一种古牌)。(家乡的一种古牌)。我和小伙伴们吃着柿饼和花生,在一旁玩耍。二伯家莉姐一岁多的儿子“小木槌”跌跌撞撞地站在炕头,对着墙上贴着的年画胖娃娃“咿咿呀呀”说个不停,小家伙总算在人堆中找到一个“玩伴”。他胖嘟嘟的小手,不知从哪里摸出一粒糖果,硬是往胖娃娃嘴里塞,嘴里还嘟囔着:“娃娃,吃糖糖……”那憨态可掬的可爱模样,逗得我们捧腹不已。

妮儿是对门花婆家的女儿,也是我在家乡的玩伴。那时,过年放假回家过年,我总是喜欢跟着她串门,而最令我着迷的就是她堂姐家墙上贴着的年画。她堂姐不识字,没进过学堂,但刺绣细腻,样样拿手。心灵手巧的她,喜欢用年画装饰房间,把简陋的屋子拾掇得喜庆而生动。我少年时代阅读了大量民间故事,看着墙上的年画“八仙过海”,我给她们讲述吕洞宾、铁拐李和何仙姑的故事,她们听得津津有味,新年里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憧憬。

每当看到反映“西厢记”和“牛郎织女”故事的年画,我就会想起那些凄美的爱情传说,感觉画中的人物是那么鲜活。当我指着年画向亲朋们讲述这些故事时,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,不由自主地沉溺于动人的故事之中。这或许是年画的艺术魅力,看着它,总能让人浮想联翩,也增加了新年的文化氛围。

上世纪80年代,乘着改革的春风,年画也在推陈出新。记得那时年关将至,父亲总会带回一些不同题材和风格的年画,我和姐姐兴致勃勃地把它们贴在墙上。正是从这些年画中,我认识了新中国的开国元帅,也被世界各地的迷人风光所吸引。那个年代,经济发展才起步,出门旅游对于一些老百姓来说,还只是愿景。这些描绘国内外风景名胜的年画,在新年里给我们带来无限的遐想和快乐。

如今,年画早已淡出了我们的生活,但每一个时代,都有代表当时民俗与风格的元素。年画从古至今,都在演绎和诉说着华夏悠久的历史,同时它也寄托着人们对来年年寿年丰、吉祥如意的祝福。年画虽已渐远,但年俗难忘,只愿牛年山河无恙,百姓皆安。

牛年话年画

■ 李仙云

闲庭 随笔

冬天的树

■ 乔兆军

如今虽已立春,但我仍怀念冬天的树。我喜欢行走在山村,走走停停看树。冬天的树,最为恬静、素朴。放眼望去,一棵棵树,伫立在寒风之中,清瘦的枝条,纵横交错,傲然伸向冷冷的天空,与村庄、河流、田野一道组成最古朴的风景。

冬天的树是美丽的,喜画老树的吴冠中这样描写过冬树:“夏木郁浓,固具郁郁葱葱之美,而冬天的树,赤裸着身躯,更见体态魁梧或绰约多姿之美。”

冬天的早晨,常有团团的雾气,树便醉在这雾霭里,看不清模样,恍惚只有树干,像一些船桅,梦幻般浪漫。

下雪的天气里,与其他日子比起来,树多了几分妩媚娇俏。那硬朗的枝条上,因了这白片的白,便柔润丰满了起来,有着“疏枝横玉瘦,小萼点珠光”的风雅。看着这银装素裹的树,感觉旖旎的春光也不过如此吧,心中便有了融融暖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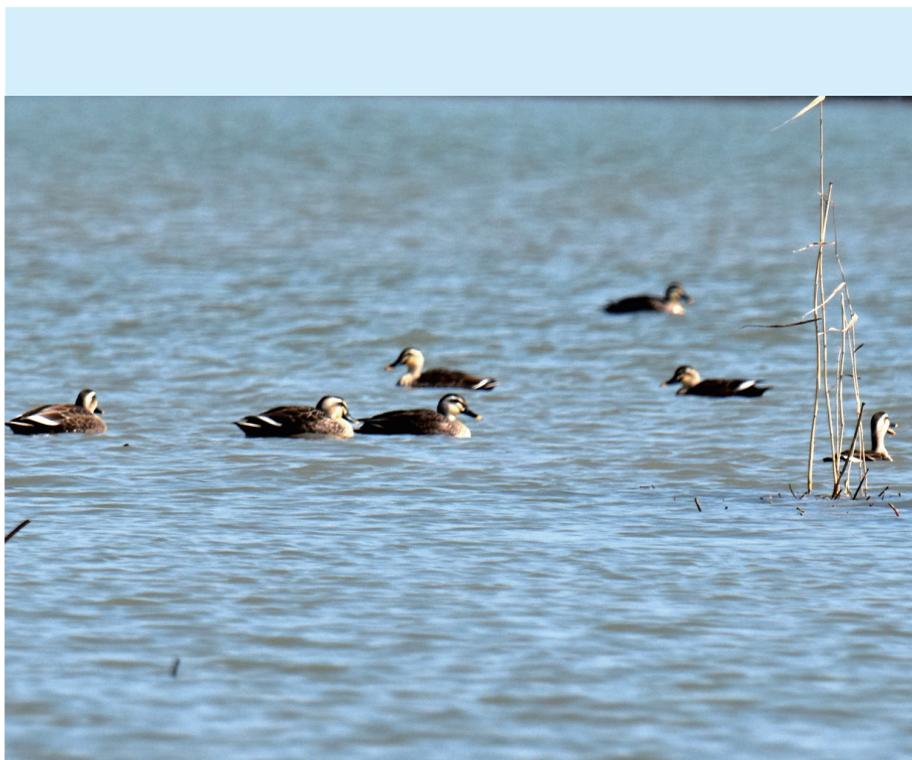
有月亮的夜晚,树静默而美丽。柔和的月光里,我站在树下,用树枝勾勒出粗犷的线条,仿佛素描、木刻或淡墨写意,给人以美妙的幻想或淡淡的情思。有风过树梢,树枝便曼妙地摇曳起来,有种“动枝生乱影”的美妙。

其实真正给我带来温暖的,是蹲在树枝上的鸟巢。光秃秃的枝丫上,黑黢黢的鸟窝孤零零地守着树,像小巧玲珑的竹篮,经过狂风冷雨仍然那么精致地挂在树上。辽阔的天地间,一只喜鹊在巢外盘旋,最后站在树枝上鸣叫。它灵动的身姿、清越的声音,在寂寞的冬天里让人感到分外温暖。

李渔说树的好处是“见雨露不喜,睹霜雪不惊”,所以能“挺然独立”。冬树如禅,它是看淡了多少俗事,才能如此安静大气,不喧哗不虚浮。你见或者不见它,它都静静地静立着,不悲不喜,一如敦厚的农人,给人以淡泊安详之感。

每当我走到一棵大树下,总是忍不住要久久驻足,与之默默对视,忽然就对冬天里的树有了感悟。冬天的树是内敛睿智的,它丢弃一切琐碎,将生命最本质的形态呈现出来,干净、简约、磊落,是四季中最好看的。面对风霜的侵袭,它精气神十足,卓然独立,尽显骁勇与刚毅。

无论什么时候,回归真实,展现自我,都是需要一种勇气的。我要向冬天的树学习,没有它们的内敛、坚毅,就没有春之妩媚,夏之娇艳,秋之丰硕。



春水荡漾

李陶 摄

教育 背影

小镇上的老师

■ 朱崇瑛

我家那个乡镇叫白鹿,据说明朝初年,镇上刘姓先人迁徙到这里,发现白茫茫一大片草地,白茅草长得有一人多高,山雀在空中喳喳乱叫,鹤鹑在草丛中钻来钻去。每到秋天时节,白絮飘飞,银光闪闪,故名“白茅”,后人嫌“茅”字不雅,更名为白鹿。30年前,我虚岁13,每天背着个黄书包,走出村子,穿过一片田地,再蹚过一条小河,到镇上初中念书。

教我们语文的是位年近不惑的老师,姓周,或许是操心的事太多,他的头发已经有些花白。他个头不算高,看起来貌不惊人,但他的课内容丰富,语言朴实而又风趣。每次听他的课,我都会觉得如沐春风。我的语文成绩始终很好,他也比较喜欢我这个来自农村

的孩子,我的作文经常被作为范文在班里朗读。上初二的时候,我写了篇描写母爱的作文,讲母亲带我到集上卖小麦给我交学费的事情。周老师把这篇作文在班上读了,并认真地写了很长一串批语。多年后,我已经工作了,恰好市里一家报纸搞征文活动,我就将那篇作文誊抄后寄去了,后来,这篇文章竟然发表了。现在想想,这一切都是周老师的功劳。

初中三年,周老师始终是我们的班主任。我家里那会条件不太好,经常缴不起学费,大概因为我学习比较认真,算是很听话的孩子,周老师对我一直比较照顾。他说话和气,没有一点架子,每次我考试成绩不理想时,他都会耐心地鼓励我。所以,直到今天,每次想起他,我的

心里仍然充满了感激之情,可以说,没有他的教诲和鼓励,我甚至连初中都不一定能毕业。

那时教我们地理的是位姓史的老师,之所以提起他,一方面是多年后,几经辗转我继承了他的“衣钵”,也教这门学科;另外,就是史老师身上有许多让人难忘的地方。他也是农民出身,是一位民办老师。记得刚上初一的时候,一次,天下了瓢泼大雨,他戴着个斗笠,身上罩着塑料薄膜,行走在田间小路上,完全一副庄稼汉样子,没有一点知识分子模样。可他教学很认真。后来我们初中快毕业了,要进行升学考试,他一再告诫我们,家里的麦子就是熟掉头了,也不要惦记家里的事情,一切要以复习为重。他还说,对老师最好的报

答,就是把他所教的这门课学好。他的话土得掉渣,却朴实而感人。直到今天,史老师这些话仍不时在我的耳边回响,让人感慨万千。

时光荏苒,老家的中学一度成为我的工作单位,我和过去教过我的恩师一起任教;再后来,学校成为镇中心小学所在地。斗转星移,物是人非,当年教过我的老师们都已经退休了,而和我一起求学的伙伴们都已结婚生子,青春不再。我在工作几年后又外出求学,毕业后到外地一所学校任教,现在,已是很少回去了。只是,每当想起故乡的学校,还有自己求学的岁月,以及那些教过自己的恩师,我便会生出许多感慨。真心祝福那些教过我的恩师们,晚年生活能够幸福快乐!